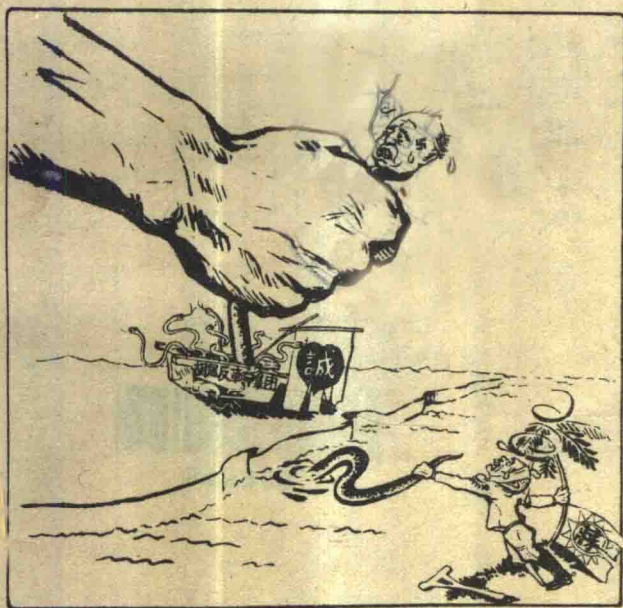


胡風反革命集團 是中國人民的死敵



通俗讀物出版社

胡風反革命集團
是中國人民的死敵

長江日報編輯部宣傳組編寫

通俗讀物出版社

內容說明

這本書的內容，是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行的。全書用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了胡風反革命集團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匪幫的忠實走狗，是全國人民的死敵。分別分析了胡風反革命集團是由一夥什麼人組成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實質，反革命的兩面派手法，以及他們的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最後指出，應從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吸取教訓，克服右傾麻痹思想，堅決徹底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書號：0502

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

編寫者：長江日報編輯部宣傳組

出版者：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市新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北京香廠胡同73號)

印刷者：北京印刷廠

發行者：新華書店

開本：787×1092 1/32

字數：21千字

印張：1 1/8

定價：(3) 九分

印數：1—60,000

1955年8月第一版

1955年8月第一次印刷

編者的話

爲了幫助廣大讀者系統地、深刻地認識胡風集團的反革命罪行的本質，並通過這一鬥爭，吸取教訓，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和革命警惕性，學會識別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本領，我們根據全國各地報紙、雜誌上揭發出來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按照人民日報社論、按語的精神，編寫了“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這套學習參考材料。這套材料，曾連續在本報發表過，現應廣大讀者的需要，將這套材料編輯成冊，交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

這套學習參考材料在交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前，雖又作了一次校訂，並進行了某些修改，但由於時間倉促，內容恐怕仍有不妥當和不完備的地方，敬希讀者指正。

長江日報編輯部宣傳組

六月二十五日

目 錄

一	胡風集團是與帝國主義、蔣介石匪幫有密切聯系的 反革命集團.....	1
二	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一夥什麼人.....	5
三	胡風反革命集團一貫仇視、反對黨和人民革命事業.....	9
四	胡風反革命集團打入黨和革命隊伍進行破壞活動.....	13
五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反社會主義綱領.....	17
六	胡風集團的反革命兩面派手法.....	21
七	全國人民堅決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	25
八	從胡風事件中吸取教訓，堅決肅清一切暗藏的 反革命分子.....	28

一 胡風集團是与帝國主義、蔣介石匪幫有密切联系的反革命集團

胡風集團是一個与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联系的反革命集團。胡風和胡風集團中的許多骨幹分子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匪幫的忠實走狗。這個反革命集團是直接為帝國主義、蔣介石國民黨匪幫服務的。他們的最後目的是要顛覆共產黨，顛覆人民民主政權，使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中國復辟。因此，他們是中國人民的死敵。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活動是有綱領、有計劃、有組織、有戰略策略的。二十多年來，這個潛伏在革命陣營內部的反革命集團，一貫地採取各種卑鄙無恥、惡毒陰險的手段，破壞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

他們裝作“進步的文藝作家”的樣子，披着“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外衣，反對和攻擊黨所領導的文藝運動。他們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出了一個所謂“對文藝問題的意見書”，這就是他們反社會主義的反動綱領。他們在這個綱領中狂妄地反對作家掌握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反對作家和工農兵結合並為工農兵服務，反對作家進行思想改造，反對在文藝中繼承和發揚民族文化傳統，反對文藝為當前的政治任務服務，反對黨對文藝運動的統一領導。這一切，顯然不單純是與黨爭奪對革命文藝事

業的領導權的問題，而是有其更毒辣的政治陰謀的。因為胡風的反動綱領不但否定了黨對文藝的領導，否定了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藝路線，而更重要的是企圖使黨、人民革命政權、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趨於瓦解。這是胡風反革命集團企圖從思想上組織上瓦解我們黨和人民革命力量的毒計，這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向黨，向革命，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總進攻。

在這一反革命的綱領指導之下，他們的反革命活動都是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在全國解放後不斷地秘密商議，制定反革命的策略和計劃，向黨和人民猖狂進攻。胡風反革命集團採取種種卑劣的欺騙手段，到處“爭取人”“聯絡人”，擴大他們的反革命組織，為他們集團的分子安插活動地盤。他們打進了我們的某些政府機關、某些軍事機關、某些教育機關、某些文化出版機關和報館以及某些經濟機關；他們也混進了某些工會、青年團等羣衆團體的領導機關。他們之中也有些人鑽進了共產黨，在共產黨內部進行破壞活動，探聽黨內情況，偷竊黨內文件，裏應外合地來進行反革命活動。他們在全國一些大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武漢、杭州等地都建立了據點。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他們向黨，向革命力量進攻時，採取陰險的兩面派手法：公開的是“不要去碰”，“可能的地方還要順着”黨和人民；而暗中却加緊“磨我的劍，窺測方向”，“用孫行者鑽進肚皮去的戰術”來對革命事業進行暗害。當他們的猖狂進攻失敗以後，就趕緊佈置退却，或者裝死躺下，等待時機，企圖“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以便潛伏下來，伺機再起。胡風反革命集團到處宣傳他們的反動思想，極力擴大他們的反革命組織，對於犯有思想錯誤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幹部，

他們就認為是可以“爭取”或“聯絡”的對象，極力設法把這樣的人拉進他們的反革命集團。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內部組織極為嚴密，他們一切反革命活動都按照這個反革命集團的“組織原則”進行。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通信和聯絡，大部分都採取了其他一切反革命組織所常用的鬼鬼祟祟的、隱蔽的方法。他們互相通信中，都使用着各種代號和隱語，以便保守他們的“機密”。

——胡風反革命集團在文藝事業上進行的反革命活動，如前面所說的，是有他的惡毒的深遠的政治陰謀的。這就是用所謂文藝活動作為一種幌子，來掩蓋他們政治上的反革命活動。因此，胡風集團決不是一個簡單的“文藝”集團，也不是一般少數野心分子的一個小集團，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革命政治集團。

胡風反革命集團瘋狂地仇恨人民的革命力量，他們衷心擁護並積極參加了蔣匪發動的反人民、反革命內戰。他們對蔣賊於一九四六年七月開始在全國範圍發動的反革命內戰“充滿了樂觀”，污蔑共產黨和人民革命的力量是“萬惡的共匪”。他們對解放後的新社會、對人民革命政權表現了刻骨的仇恨，他們說“對這個社會秩序，我憎恨”，詛咒人民革命政權的“滅亡”“完蛋”！他們對一九五一年中國人民為了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進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表現了極端的仇恨與恐怖。在全國解放以前，他們狂熱地把希望寄託在蔣介石反人民內戰的勝利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失敗上；而當蔣介石國民黨反動統治被中國人民推翻，被趕出大陸以後，他們就潛伏在大陸上用更加陰險的兩面派手法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要“迎接苦難”“做到堅實的，更好的工作”。

胡風反革命集團之所以如此猖狂地、胆大妄爲地進行反革命活動，是由於他們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早就有密切聯繫。胡風及其集團中的骨幹分子如阿壠、綠原等都是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繫。他們的反革命活動是得到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指揮、訓練和支持的。胡風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在江西“剿共”軍中做過反共的政治工作，在抗戰時期和抗戰勝利以後，他和某些國民黨特務頭子如張道藩（蔣匪文化特務頭子）、方覺慧（偽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主任委員）、陳焯（國民黨特務頭子）等都有密切的來往。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阿壠是國民黨偽軍令部的上校軍官。胡風集團的另一名骨幹分子綠原，則早在一九四四年就在“中美合作所”這個屠殺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而著名的陰森黑暗的特務機關工作過。當胡風反革命集團發動進攻，向中共中央“拋出”他們的所謂“意見書”，並歡呼已經打開“缺口”之後，台灣廣播馬上熱烈響應。於是，“五把刀子”、“三根棍子”的污蔑就成了臭不可聞的蔣匪幫響應胡風的叫囂的主要內容。他們一唱一和，互相策應。一家蔣匪刊物還以“胡風的讖論”爲題歌頌胡風，並“向胡風鼓掌表示歡迎”。

由此可見，胡風集團的反革命性質是極端嚴重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忠實走狗，是中國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敵。

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各種各樣的敵人，千方百計的破壞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這是絲毫也不奇怪的。中國人民正是在不斷戰勝各種各樣的敵人的過程中取得革命事業的勝利的。

在我們國家進入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造的新時期，敵人對我們的事業的破壞一定會更加猖狂，因爲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就

是要消滅剝削，消滅一切階級敵人。因此，胡風反革命集團向我們黨與人民進行全面的瘋狂的進攻，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國過渡時期階級鬥爭更加複雜尖銳的表現。我們知道，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是不甘心失敗的，已經被消滅的階級和將要被消滅的階級，也決不會甘心死亡和甘心被消滅，他們必然採取各種方式從各個方面來進行破壞。但是，由於政權掌握在人民手裏，革命力量日益強大，他們的活動會更加隱蔽，偽裝會更加巧妙。他們偽裝擁護革命而實際反對革命，偽裝擁護共產黨而實際反對共產黨，偽裝擁護人民而實際反對人民。胡風反革命集團所採取的反革命活動方式正是這種最狡猾、最陰險、最毒辣的兩面派手法。因此，我們不能不百倍地提高我們的政治嗅覺與革命警惕，以便學會識別偽裝的反革命分子，查覺隱蔽的反革命活動，堅決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只有這樣，我們的革命政權才能大大地鞏固，建設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的才能達到。

二 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一夥什麼人

前邊已經說過，胡風反革命集團是與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有密切聯繫的一個政治陰謀集團，這個集團中的許多骨幹分子，很早以來就是蔣介石國民黨的特務走狗。那末，這個集團裏邊，究竟是些什麼人呢？現在，就根據已經揭發出來的材料，來說說這個問題。

胡風反革命集團，有骨幹分子，也有一般分子。其中的骨幹分

子，是由下列五種人組成的，這就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分子，反動軍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變節分子。像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首惡分子——胡風，就是打着“進步的文藝理論家”的幌子，實際上是披着人皮的豺狼。從他的家庭出身，個人歷史等情況來看，他和蔣介石國民黨特務機關以及許多特務頭子是有密切聯系的。

胡風原名張光人，又名張光瑩、谷非。他的家庭是個反動的地主家庭，住在湖北省蘄春縣第二區邵壩鄉和下石潭鄉。胡風的大哥張名山是個陰險毒辣、無惡不作的惡霸地主，對當地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農民恨之入骨，稱他是“五毒”“恆丰堤上一霸”。一九四七年張名山因煽動當地宗族之間的械鬥，被方姓宗族打死。胡風不但寫文章追悼紀念他的大哥，而且還一再地給偽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主任委員方覺慧寫信，要方覺慧替他“主持正義”。殺張名山的方姓宗族，原是方覺慧的本族，然而方覺慧竟答應了胡風的要求，把躲避在他那裏的幾個姓方的械鬥的主使人交出來了，後來並判了刑。從這裏我們不难看出，胡風與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匪首方覺慧有多麼深厚親密的關係。

胡風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經加入過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五年他在北京，當時軍閥段祺瑞統治下的白色恐怖把他嚇昏了頭腦，堅決要求黨允許他退出了團。後來在江西“剿共”軍中做過反共的政治工作，又去日本混了一個時候，幹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當。回國以後，他在上海混進了左翼文化團體，從內部進行了種種分裂破壞活動，其中主要的就是破壞共產黨與魯迅先生的關係，分裂黨在文藝方面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當時胡風另一方面

却又在國民黨反動頭子之一孫科主管的一個出版機關擔任編輯。抗戰時期在重慶，胡風按月都到蔣匪幫文化特務頭子張道藩所主持的偽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去領津貼。從一九四七年胡風寫給阿壠的信中來看，他和國民黨特務頭子之一、偽北平警察局長陳焯也有密切關係。抗戰勝利後，胡風回到上海，爲了趕走他的住房三層樓上的房客，曾幾次拜訪當時上海市偽社會局副局長特務頭子趙班斧，這個房客後來果然被逼搬走了。從以上材料看來，胡風本人完全是一個革命叛徒，而且是與許多蔣介石國民黨特務頭子有密切關係的特務、走狗。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另一名首惡分子阿壠（陳亦門、陳守梅），原來是國民黨軍官，抗日初期混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讀了幾個月，不上前線抗日，却到胡宗南的“戰幹四團”做少校軍事教官，實行反共。後來又轉入重慶山洞蔣介石的陸軍大學受訓，畢業後任戰術教官，並升爲蔣匪偽軍令部的上校軍官。抗戰勝利前後，蔣賊正在積極地籌劃進攻解放區，發動大規模的反革命內戰，當時的偽軍令部就是向蔣匪軍散發“剿匪手本”，準備大打內戰的參謀本部。而阿壠就在這個參謀本部裏以上校軍官的角色，隨侍蔣賊左右，進行反革命活動。阿壠一九四六年七月寫給胡風的信中，把蔣賊發動反革命內戰的軍事部署，如當時蔣匪軍機械化部隊空運濟南，反戰車部隊空運歸綏等軍事機密，都告訴了胡風。這些機密阿壠都事先得知，難道還不能證明他是蔣介石的忠實走狗麼？

被胡風反革命集團捧爲“中國最有才華的詩人”，也就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另一名骨幹分子綠原，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務。綠原在一九四四年五月“被調至”“中美合作所”去“工作”。所謂“中美合作

所”就是“中美特种技術合作所”的简称，这是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合办的，由美國人替美國自己也替蔣介石訓練和派遣特務，並直接進行恐怖活動的陰森黑暗的特務機關。這個特務機關以殘酷拷打和屠殺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而著名。誰能够把綠原“調至”這個特務機關去“工作”呢？特務機關又能“調”誰去“工作”呢？这不是很明白的嗎？可見綠原搞特務工作是遠在一九四四年五月以前，是一個老牌特務。人們听到“中美合作所”這個陰森地獄的名字，就要毛骨悚然，而這個綠原，却对“中美合作所”非常感到興趣。他曾寫信給胡風，認為調進這樣特務大本營的“中美合作所”，才“真的開始做人了”。又說那裏美國人極多，他的生活会過得好些，還說要“學習”一點“陰暗的聰明”，也就是學習对人民革命事業進行“陰”謀“暗”害活動的本領。當一九四六年五月，蔣介石國民黨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的前夕，綠原寫了“復仇的哲學”來配合這個進攻。他在这首詩裏咒罵解放區的軍民是“兩隻脚的人獸”，号召蔣匪軍向解放區“撕殺去”，把解放區的軍民“追到遙遠的冥王星”。从這裏可以看出，這個漢奸特務多麼仇恨革命而又陰險毒辣呵！

胡風反革命集團另一個骨幹分子，也就是胡風反革命集團混入我們黨內給胡風經常通風報信、盜竊黨內文件、探听黨內機密的蘆甸，也是一個十分醜惡、卑鄙的傢伙。蘆甸早在一九三五年就考入了國民黨的保甲人員養成所，畢業以後，就任偽聯保主任，毒打農民，敲詐勒索，作威作福，無所不為。一九三五年冬天又考入偽南京教導總隊，受訓六個月後，被派到偽杭州集訓總隊任班長，曾到蚌埠為國民黨招募新兵。一九三七年又被保送入偽黃埔軍校十四期“深造”，在那裏參加了國民黨，並受過蔣賊的檢閱和訓話。以後又

受過偽政工人員訓練，做過國民黨中央軍官學校的分隊長、指導員等職務。這就是自稱“勞動人民出身”“刻苦自學”“一直追求革命”的蘆甸的本來面目。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其他骨幹分子，如莊湧，是一個地主反革命分子，當一九四六年解放軍一度撤出他的本鄉江蘇省邳縣時，他私設公堂拷打農民，實行倒算，逼死農民多人。又如遂登泰，也是一個特務，早已被人民政府判刑。總而言之，胡風反革命集團都不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分子、反動軍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變節分子這一夥人類的蠹賊聚合而成的。一二十年來，這些反革命分子組成的反革命集團，打着革命的假招牌，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偽裝“詩人”“理論家”潛藏在進步人民和革命隊伍內部，進行反革命的罪惡勾當。我們再也不能容許他們這樣猖狂下去了，必須把這根毒瘤連根拔掉，剷除乾淨。否則，他們就會蔓延起來，擴大他們的人數，損害我們的肌體，使我們的事業遭到嚴重的損失。

三 胡風反革命集團一貫仇視、 反對黨和人民革命事業

二十多年來，胡風反革命集團一貫仇視黨和人民革命事業，瘋狂地反對黨。他們知道：黨是革命的司令部，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領導力量，要破壞革命，要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首先就要破壞這個堅強有力的司令部。

這個反革命集團对党、对革命表現了勢不兩立的仇恨。全國解放以前，中國人民時刻盼望党領導的革命事業的勝利，而胡風反革命集團却時刻盼望党的失敗、革命事業的失敗，巴不得蔣介石反人民的內戰能够打贏。阿壠在一封寫給胡風的信裏，对蔣介石在一九四六年發動的反革命內戰“充滿了樂觀”。他咒罵党領導的革命力量是“膿”，要把革命力量当做“膿”一樣排擠掉，認為三個月就可以擊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力，妄想在一年內完全消滅解放軍。當時，阿壠還直接在蔣匪軍令部裏參加屠殺革命人民、進攻人民解放軍的工作。胡風分子綠原、路翎、方然等也在密信中称呼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為“國軍”，咒罵共產党是“万惡的共匪”，罵人民解放軍是“匪軍”，把解放了的地方叫“陷落”，把解放後暫時被國民黨軍隊侵佔的地方叫做“收復”。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軍取得一連串偉大的勝利，全國大陸眼看就要全部解放，被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壓迫剝削了百多年的中國人民歡欣鼓舞，準備迎接革命的勝利，但胡風反革命集團看到蔣介石匪幫的政權就要垮台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勢力就要消滅了，却感到大禍臨頭，認為是他們的苦難到了，在密信中說“準備迎接苦難”。

解放後，這個反革命集團又時刻夢想蔣介石匪幫能够重新騎在人民頭上，夢想它的後台老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政權能够復辟；並時刻都在詛咒党領導的人民革命政權“滅亡”“完蛋”。對於解放後党和人民政府領導的歷次政治運動，他們都万分仇視。胡風的四弟在解放前是他們家鄉的聯保主任，是個殘酷剝削農民，強佔人妻，無惡不作的傢伙。在土地改革鬥爭中，羣衆將他扣押起來，胡風馬上怒氣沖天地寫信質問人民政府的幹部，說

你們現在當“官”了，為什麼不講“政策”。這個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把人民政府的幹部，當成舊社會的“官”。在他看來，只要誰觸犯了反動地主階級的利益，誰就是不講“政策”。一九五一年，胡風隨北京土地改革工作團去西南區參加土地改革，也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活動。在土地改革當中，黨指示要與當時開展的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運動密切結合起來，以便進一步啓發農民的階級覺悟和主人翁的思想。而胡風卻譏視和反對黨的這一正確指示，他說：“我是來搞土改的，不是來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的。”當上級號召訂愛國公約時，他也公開反對，說是“形式主義”。他還把農民自覺自願用增產節約來捐獻飛機大炮支持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愛國主義行動，誣蔑成是“被迫的”。他還說農民的訴苦運動是“不必要的”，“形式主義的”，以此阻礙土地改革運動的開展。人民羣衆在黨的領導下發動了鎮壓反革命鬥爭，對於革命的人民羣衆來講，這是一件大喜事，因為可以通過這次鬥爭，發現、清除和鎮壓最兇惡的敵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對於反革命的胡風集團來講，就引起了他們做賊心虛的恐懼。在胡風和張中曉的密信中，他們誣蔑鎮壓反革命是“那些封建潛力正在瘋狂的殺人”，這就是說，他們把由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說成“封建潛力”，把偉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污蔑為“瘋狂的殺人”，除了頑固的人民的死敵而外，誰會講這種話呢？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展開後，中國人民派遣了自己優秀的兒女到朝鮮去打擊美帝國主義者，胡風反革命集團卻命令它的骨幹分子路翎到了朝鮮也不能放鬆對黨和人民的進攻。胡風的妻子梅志在寫給路翎的信中說：“……老虎養得精神，更能鬥爭！”叫路翎這隻老虎在朝鮮養好反革命的精神，更兇猛地

向党 and 革命進攻。果然，胡風反革命集團放出的這隻老虎——路翎，在中朝人民流血戰鬥的朝鮮戰場上，也沒辜負他主子的希望；他藏在中國人民志願軍的隊伍裏，用“戰士的心”、“窪地裏的戰役”等一連串“作品”，污蔑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瓦解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戰鬥意志。在“三反”運動中，潛藏在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研室的胡風分子謝韜，在運動初期認為時機已到，一面同當時遠在上海的胡風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一面在中國人民大學節約檢查委員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研室分會大肆活動，對中國人民大學領導實行猖狂的惡毒攻擊，捏造許多“莫須有”的罪名，擴大宣傳，企圖達到推翻領導和破壞“三反”運動、破壞我黨威信的目的。生活在黨領導的新中國裏，每個人都感到幸福、驕傲和自豪，但胡風分子張中曉在給胡風的密信中卻說：“對這個社會秩序，我憎恨。”一句話，凡是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的勝利，胡風反革命集團就認為是他們的失敗；凡是黨和人民感到高興的事，他們就萬分不高興。他們瘋狂地仇恨人民民主專政和新社會的一切，夢想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革命政權的滅亡。

以胡風為首的這個反革命集團，二十多年來，一直瘋狂地仇視黨、反對黨。在思想戰線上，他們拚命地反對黨的領導，企圖從思想上來瓦解黨領導的革命隊伍。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傳到重慶之後，胡風立刻出來反對，在戰犯孔祥熙辦的“時事新報”上咒罵污蔑毛主席提出的文藝方針“實際上是不不要文藝，是捏死文藝”。解放後，胡風和張中曉在密信中更加惡毒地污蔑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被當作‘圖騰’的小冊子”。一九五四年，這個反革命集團又向黨中央挑戰，提出他們的反